

南洋週刊

9

目錄

畫頁	(一) 時事攝影		
	(二) 可可島聖誕島風景		
卷頭語	自由與獨立	編者	
時事解剖		記者	
論 文	中國宜於政黨政治論	曾克夫	
	戰後吧城局勢的演變	仲惠	
上海通訊	戚大二子	顧執中	
文 藝	疏散	劉敦芳	
	傷情	矛修	
	失業	霖莉人	
	學府風光(四)	山人	
詩	難民圖	林如夫	
雜 俎	月球旅行記	吳少葆譯	
	天才軍事家	隆美爾	
	聯合國會議在舊金山召集	五十國代表的永遠和平計劃	林園譯
	我的太太		白英譯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二日出版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出版

• 每冊三角 •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南京圖書館藏



一德國納粹黨首領，被釋放後，夜間出外訪友，抵步時，已被警方嚴密監視。



登人公場觀加後前德倫法，借溫探抵野，彼拿，作在政國日其少情步及閱之大即勾倫，返前夫公形時夫示農參赴留彼揭由人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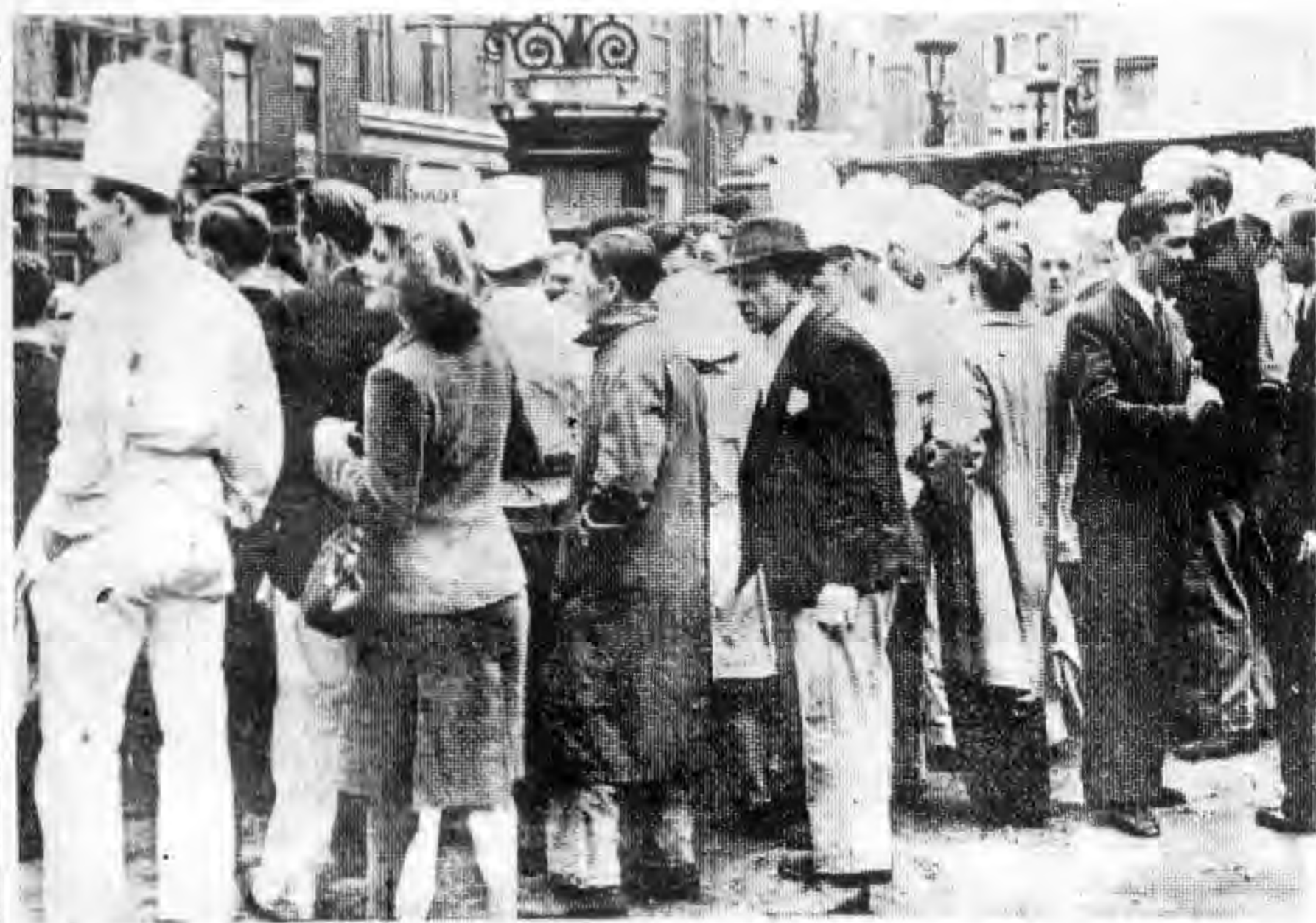
時時搜前 肉加每結工待食求日英
情出將益圖報日過果數週及增前國
形海對部示等請可每日曾改加因海
。面優工該品及增入，隨海糧價甚



氣候罷該工前千人旅倫
消費！工，聯名，簡效
息方後人圖合，約之數
。答靜於示罷日二工家



瑪露，寫紀在古前
和其左紀念瑞爾英
女公立念堂士先相
士王若册賽一生耶



自由與獨立

編者

胡適之博士最近在北平舉行開學典禮時勉勵該校學生不要開黨派，鼓勵學生發揮獨立研究的精神。他認為自由是對外的束縛而言，獨立是自己的事，如果只有自由而不能獨立，仍然是要作奴隸，所以他說：「要能不自從，不受欺騙，不用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用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用別人的頭腦當自己的頭腦，我提倡你們應有走獨立的路的工具。」胡博士這些話雖然是對北大的學生而發，但對於現時一般人民和一般學校的學生不始不可引為同樣的鼓勵，雖然一般學校並不與北大同樣的理想，一般人民並不需要學地的作風，但在所謂自由與獨立的意思上，同樣地必須以充分認識的。

現在我國人民日多都在痛苦爭取自由的保障，真的，「不自由，毋寧死。」誰願意受人束縛，受人壓迫呢！被剝奪自由的人，不消說，是最痛苦不過的，誰願意當人家的奴隸或過着囚犯式的生活呢？但是事實上人世間即是遍地都是牢籠，滿眼都是威脅自由的鎖鍊，尤其是一教習識青年，當他們感到自己的慾念不容易得到滿足的時候，當他們看到目前的社會，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尚沒有充分自由的保障。人們在思想和行動上都不能夠暢所欲言與暢所欲言，這該是多麼使人憤慨的一回事啊！

問題來了，是誰剝奪了人們的自由呢？是誰在摧殘人們的自由呢？一切的一切，總而言之，為甚麼人們都知道自由是可貴的，而自由竟然是那難於獲得？自由既然有着好處，為甚麼不儘量開自由的國地，讓人家都享受自由的福利呢？關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的自由，不是早已經過各民主國的當局和人民的共同承認嗎？就我國而言，當政協會成立一切議案的時候，各派各派不謀而合地都提出同樣的見解，在各自擬定的建國綱領綱領上都有着關於實行此類自由保障的規定。全國上下對此亦只有聽到同情的讚許，從未聞有反對或異議者，可見對於此類所謂保障基本自由的規定，在現世已成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通要求，其必須爭取與必須實現當爲無可避免的事。然而我們極目四顧，人們依舊在種種不自由的氛圍中掙扎呻吟着，尤其在不安定的社會裏，人民幾乎沒一樣行動不受束縛，簡直動彈不得。這現象不盡是因爲法律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亦不盡在於有何種力量在向人們施行壓迫，而是因爲人們不能進一步瞭解自由與獨立互相影響的關係，至少是缺少用獨立精神去爭取獨立高貴性的自由。

在現在，國共兩黨冰炭不相容，其他黨派多少亦有被捲入互相仇視的漩渦中的。於是乎，在言論上則黨同伐異，在行動上則互相排擠，互相摧殘。而在此種情形中，即使國家的法律賦予人民以一切自由的權利，即使任何統治者都有着足以保障人民自由的力量，但箇中的真正福利人民却未必就實際享受到，（如果只有自由的客觀環境而無獨立的自主意志的話）。爲了黨派激烈紛爭的緣故，爲了在激烈的紛爭中情感迷濛了理性，於是人們無形中又將自己加下了一層壓制。本來，一部分良心話人們是可以盡情吐露的，人們可以憑自己的理智去辨別是非善惡，法律上並沒有在阻他，統治者未必就會施行暴力去壓制他。但是人們反自己說不出來，反自己已分辨不出來。譬如：各黨各派肆意攻擊對方，排擠對方，即使對方有若干優點，本來自己已願意予以同情讚許的，爲了缺乏獨立意志的緣故，結果是自己迫使自已不能不說出違背良心的話來，又如事實的本身，本來是自己所厭惡的，爲了黨派爭奪氣的緣故自己却反而極力替它維護了。這這一切現象的產生，究竟是誰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呢？

先哲有云：「不忠無位，忠所以立。」自個人以至於國家，凡是得不到自由的，大多是因爲缺乏獨立性，同樣地，凡是不能獨立的也必然得不到自由的福利。現今社會上各種動態的表現，莫不皆然，因此，我們有個願望，希望今後人民能先爭取自己的獨立，人世間儘有明於責人而不知責己的人，各黨各派儘管在爭權奪利與排斥異己。只要人民能站在人民的本位上，用自已獨立的理智去分別善惡，判定是非，憑良心發揚自己的崇高德性，不要沒自己，不要人云亦云，隨人俯仰。相信各黨各派都有可取的地方，也都各有缺點。國共兩黨當局已經同意先停止宣傳戰以爲促進和平談判成功的準備了。人們倘使還不管束自己的意志，則是一切自由的威脅，將不必是關係於國家法律制度的優劣，而是關係於黨派與人民的道德修養。知其自，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卜德不式。明乎此，然後可以言自由，否則自己已先自箝制了自己的意志，又有何不自自由之可言！由胡博士的演講辭使我們聯想及此，鑒於今日社會上強姦民意與各走極端者方興未艾，我們誠不勝感慨繫之矣！

時事解剖

記者

希望第三黨繼續努力

中共首腦代表周思來由滬返京的前後數日間，第三黨的主要人物，雖曾耗費了不少精力和光陰，爲國共問題而努力。不，我們應該擴大了講：爲國共的不朽前途努力。才更有價值，雖然，直到今日，還不曾收到若何效果，然而，自從他們奔走旋旋以來，國內局勢，不但未曾更加惡化，而且能以沒露出一些曙光，顯示出國共前途，並不是不能和解，因此，第三黨的努力，可謂不曾白費，我們希望第三黨繼續理頭苦幹下去，真誠可以令人感動，祇要不斷的作精力和光陰的犧牲，無論如何，是可以多少得到些效果的，馬紹爾司徒雷登是外人，尚且這般不辭艱苦，不畏挫折的，始終如一，的奔走於各，方我們同爲中國人，更何況那爲中國政黨的權要，就東應當以百倍於馬司徒兩使的努力，毅然決然的，誠心虛意的，打破一切成見，立在公正不阿的地位，我認出折中辦法，使國共雙方的複雜問題，由繁難轉爲輕，由輕惡化爲無事，那末，今日第三黨的努力，將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中，佔極光榮的一頁。

國軍佔領安東

中共軍佔領了遼寧省和朝鮮西南交界的要港安東縣，中央軍爲甚麼要以奇兵突襲安東呢？因爲安東是中原共軍作戰的人力物力供應港，據最近消息，中共由東北接濟遼寧兩省共軍的一切供應，多數是由安東方面出口，從海上輪運過來的，中央爲早定安東魯海一帶的地區，對於中共這一重要的供應港，自不能漠視，所以，杜聿明部突然發動，以神奇的戰術，分兩路直插安東，結果，該處共軍因事無所預知，措手不及，無從抵抗，中央軍不戰而取，不戰而取，佔領了安東一個重要的海港，這可說是一宗最得勝的戰事。

由於安東的被佔領，同時更由於中央海軍的出動，堵截由安東港南下的共軍運輸船，使共軍的人力物力，不能到達遼寧沿海各區，那末，這一帶的軍事行動，相信可以在短期內告一結束。

據最近消息，魯東共軍手中一最要海港烟台，中央軍已佔領，現正與中共作巷戰，由於安東的失守，援兵不到，糧源不濟，烟台的共軍是不能持久的，所以烟台的克復，又爲必然的事，據說烟台自論陷日寇之手，以迄於今日，當地人民始終如處地獄中，也許在國軍進入後，他們可以獲得一喘息的機會了。

國軍向大連進攻？

克復安東之後，中央軍乘勝除威，廣積南下，直達大連，這一消息，頗使一般人感覺不安，並不是說共軍將在大連死守抵抗，將發生大規模血戰，而是爲了大連方面，雖有數十萬蘇軍，假如蘇軍不允我軍進駐，而發生衝突，豈不馬上演變爲中蘇之戰麼？

我們認爲杜聿明將軍命令其部開往大連，必不致發生中蘇衝突，那末，不僅是中蘇兩省間的問題，而是世界安危的問題，舉此而言，杜部的大連前進，必然是有計劃的，甚至早已在外交上達到了妥協也未可知。總之，我們現在所能預言的預言是一發而中的。

大連爲我國土，雖認爲國際自由港，但我國在大連的政軍大權，並未一併讓與國際，所以，照理講國軍既然開到大連，蘇軍就應撤去，而遵照通商國際條例，將大連交還我方，否則，若在敵而不在我，因爲他無理而阻止我軍進駐的。再就大連的目前情形言，聞中共人力物力作戰的供應，一部份是由大連運到遼寧兩省的，所以，蘇方更無理由阻止國軍的進入。

印尼政府羅致人材

印尼要求獨立，這是我們所同情的。而且我們還應該幫助，所以印尼的共和國政府，也是我們所同情，並且應該予以協助的。想印尼政府當局，對於我們的情緒與協助，必然引以為感德吧，華僑在印尼國內，在數量方面不少，在經濟方面，也具有極大的潛力，以這樣一個具有重要因素的民族，能和印尼合作，當是印尼更引以為感德的事。

荷蘭當局，以及印尼當局所舉行的有關印荷問題的會議中，都有華僑的代表，可見雙方都認華僑在荷印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印尼共和國的內閣中，竟任我僑陳寶源氏為閣員，這實在是個最可喜的步驟，這是一宗值得讚揚的事，我們希望陳寶源君，盡忠於印尼政府。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你是華僑，雖說身為印尼政府的大官，可是應該當華僑盡忠服務，我們前面已說過，華僑在印尼佔極重要的地位，華僑社會的安全與繁榮，也可說就是印尼政府的安全與繁榮，如陳氏能致力於謀華僑社會的安全與繁榮，也就是為印尼政府盡了極大的責任，做了最有效的工作。

三千萬元僑債不日發放

我中央政府，為援助戰後的海外華僑，復興事業計，撥出大宗的款，貸與華僑，馬來亞方面獲得三千萬元助幣，據說此款不日就要發放了，這是一消息，本報南洋商報以先公佈，僑界得此消息，極其興奮，一則，因為一般華僑在戰後處境極窮，恢復事業缺乏經費，而又告貸無門，今日獲得僑債之助，多少給他們一些助力。二則，他們對於中央政府，處於這般經濟混亂時期，仍肯撥出巨款救濟海外華僑，使他們受了極大的感動，愈加覺得一個民族的可靠，幾乎有一個關懷他們的政府。所以很多人因此格外的感戴，人民無論如何須要國家，擁護政府。

僑債將由總領事館主辦，我們希望總領事館當局，對於放貸還款等事，須要特別的審慎，不講情面，不徇私情務使「一文不虛空」這才不致辜負中央一片好意同時，更望借此款之備，對於利用這一點錢，復興本身的事業，無使中央一腔熱誠，化為烏有。

中國宜於政黨政治論

人類為政治動物

曾克夫

人為萬物之靈，固為世人所共知，然人為政治動物一說，泰西之學者，亦早已有所闡明，而我國人，尚多不甚了了，良以我國數千年來，受君主專制政體毒害最深，封建思想，于今尚未盡除，人民對於政治之觀念與興趣，可謂極其膚淺與漠視也，惟總理提倡革命，主張民主，建立民國，中國民主政治，始播下其種子，國民主義政治意識於柏拉圖，顯明於法人盧騷，而盛行於英美，盧騷氏約論（又名社會契約論）因為世人奉為金科玉律者。民約論之主旨曰：「國家社會之組成，乃由人民之公意，共立信約而成者，故國家主權在於民，國家之利益，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民約論第一篇第六章及第七章大意）盧騷氏約論一出，世人風靡，以前王權神授之說，遂失其憑藉，法蘭西之革命，美國之獨立，皆為盧騷氏約論之所賜予，美國聯邦及各州之憲法，尤為民約論之結晶，今日美國政黨之興盛，實可謂民主政治之楷模，尤足為「人類為政治動物」一說之佐證，盧氏之功，誠足永垂於人類歷史焉。

國民黨立憲決策

孫總理提倡革命，主張民主，建立民國，實受歐美民主政治之影響，其學生致力全民革命，雖未訂立中華民國憲法，然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因為孫總理就任南京臨時大總統時所頒之國法，是則中國民主政治，早已立其初基矣。雖中經袁氏洪憲帝制，張勳復辟，與受曹吳等軍閥割據之蹂躪，然而國民黨所號召之南方軍政府，護法運動，正如中流砥柱

，這孫總理就任廣州非常國會大總統，繼之蔣委員長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國民政府成立，莫都南京，統一全國，即決定憲法，孫總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所定革命程序施行，于軍政之後，繼之以訓政，先以三民主義，澈底灌輸於國人，之腦際，同時訓練人民內閣之行使，以資實施憲政之預備，然其間自須相當時日，故今世之謀國者，以為中華民國憲法之未訂定，憲政之未實施，應歸罪於國民黨之一黨專政，是誠大謬不然者，國民黨前曾施行黨治，國父身為國民黨總理，負起中華民國之保（女旁）護工作，親身為國民黨黨魁之責任與義務，然此項保（女旁）護工作，亦不過為革命過渡時期之短期政策，決非國民黨革命之目的，立憲政體，全民政治，始為國民黨革命之決策，此在國民黨之護法運動中固已昭告於天下矣，任何阻礙，均不能中傷國人對國民黨之信心，中華民國憲法之未訂立，憲政之未實施，實因中國受到建國毒太深之故，決非一早已一舉所能革除，試觀國民政府成立後，黨內之紛爭，與共黨擾亂，國民政府凡所設施，莫不受時，致使革命事業，未能依期完成，良堪痛惜，今者抗戰勝利，河山光復，國民已受三民主義多年之訓練，對民主政治，亦已有相當之認識，選政於民施行憲政。至今正當其時，固不待贅言之反對，而亦必實行也。國民黨六中全会，已以決案「依期召開國民大會」昭告於天下，然以抗戰期中，交通破壞太甚，復員受阻，致未能于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而改於十一月十二日於南京舉行，以期集合全國的各黨各派，及社會賢達，國民代表，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樹立百年立國之大計，甚願全國人士，普體斯意，一心一德共襄其成，殆亦多數國民黨之願望也。

政黨政治之真諦

今日我國有些愛時之士，鑒於國共之事，因而對於政黨之見，甚覺鄙視，極力贊揚無黨無派之民主政治，此則未免因時廢食矣。蓋國共之爭，就表面而言，似為政黨之爭，但自廣義而言，實非單純政黨之見問題，實為國家主權之維護與否問題，共黨於東北所持態度，足為此問題之說明，國民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之完整，自不得不與其共黨據武力樹立赤色政權，而修言民主憲政，誰能見信？共黨之企圖，乃在推翻中央政府，取而代之，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夫共黨之所作為，乃受莫斯科之指使，進行其所謂世界革命之無產階級專政，至於民主憲政，不過為其外表之掩護，偽裝而已，深望國人能察其根底，勿徒為感情衝動所愚弄也。須知立憲政體，政黨政治應在國家統一原則之下而求之。反是，則姑息則讓，肢解疆土，欲求真正民主之實現，絕不容許此種政策，此其一政黨政治以議會為政爭場所，以選舉為競爭手段，沙場之血戰武力之割據，決非現世政治之楷模，凡欲組織政黨而作政治活動者，對此不能不深明瞭取，此其二，民主政治之表現，既以議會為標榜，而議會又以多數為取決之方法，故為謀多數之議席，以期取勝而實行其主義與政策，則政黨之活動向矣。故政黨之組織不特不為民主政治病，且為實行民主政治所必需。吾人可以斷言政黨乃民主政治之前驅，民主政治，則為政黨之標的，兩者固相需而相生，無政黨組織，實不足以言民主政治，此其三，中國地方廣大，人民眾多，政治經濟社會之進步，遲速不同，各地方各階層之意見，自有差異，此現實之不能否認者。故政黨政治，尤為中國之所需，苟欲中國政治走入軌道，政黨之組織與競爭，實足以助其成，此其四。國民黨於其革命方略，建國大綱，最後一條規定，召集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選舉中華民國大總統，國民政府，乃于民選總統產生後而解職，選政於民，為革命大功告成。故立憲政體，政黨政治，應為國民黨所追求目的之一。至於國民對於政治之意見，自有其憲法賦予之權利，國民黨固與各黨派，共謀國政，同心協力中華，此其五。然為求得國會之多數議席，以執行其主義與政策，並鞏固政府之基礎，政黨之組織，似不宜太多，宜擇其主義相同，政策類似者，共為三五大政黨，則其推選之政策，政策易于推行，若如大戰前之法蘭西，政黨林立，政府搖搖之基礎不固，竟有三五日而一易國家內閣，或行政元首者，則其為害于國家必甚大，是又為政黨政治之大戒，此其六。然則我國於今日之民主政治，亦當知所以自擇矣！

戰後吧城局勢的演變

仲惠

印尼共和國的成立

據說八月十五，是中英美蘇共同結束了日寇的侵略之日，同年八月十七，蘇聯一舉，印尼獨立革命領袖蘇卡諾及哈打兩氏，聯名向世界公佈了印尼的獨立宣言并組織了印尼共和國政府於加克達（吧城），自任為總統及副總統。印尼共和國成立不久，即開始制憲法草案，而制定共和國政府之體制組織總統尼羅總統政府官員之權限，及人民的選舉與罷免等事，至此，印尼共和國的政體雛形，已告成立。

上海通訊

臧大一一子

本刊特約稿

顧執中

上海全市正鬧着臧大一一子的新聞。從各報對於這件新聞的處置方法來看，我覺得中國的報紙，至少限度在上海的，還是脫不了政治的漩渦。報紙人還不是站在新聞事業的立場和志願，來發揚中國的報紙，而只是把報紙作為政治的一個工具。

以九月三十日的聯合晚報來講，幾乎整個的本市新聞版的面積，約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厭其煩的刊載着臧大一一子的消息。但一翻這一天的早報呢，四大張一份的新聞報中，却找不出與臧大一一子消息有關的一個新字號，顯出了編者對於這件消息毫不覺得有重視的必要。這在我們自己的職業方面，也顯出了很大的鴻溝。

其實臧大一一子案，是一件打人的極普通的社會新聞，把政治作用的成分攪入進去，從而把它的應當在報紙上發表的份量弄差了，這是我覺得不應該的。臧大一一子是一個給美國兵打死的可憐的人力車夫，爲了不贊成美軍退出中國，而把這件新聞抹掉，實在有違良心；同時，爲了要求美軍退出中國，而把這件新聞作過度的宣傳和誇大，似乎也不很適當。社會新聞向來和政治新聞無涉，現在它却成了政治新聞的俘虜，將來或者還要成爲政治新聞的附屬品。

現在我們呢，要根據我們的純粹新聞的立場，來報導臧大一一子的消息。
臧大一一子（又名成成）從他的名氏看，就知道他是江浙的江北人。他現年四十四歲，老家在蘇州城上的楊家巷，他和他的兄弟臧小一子，同住在兩間茅草屋裏，養豬，耕種幾畝田地，每當日中下種以後，到上海來以人力車，由妻子照料，等到收成的時候再回去。三十年前，敵軍佔領蘇州他的另一個兄弟給敵人殘酷地殺死，臧大一一子便率領全家到了上海，他家裏有一個女兒，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

所拉的黃包車，臧大一一子是向人家租的。車主爲徐記車行，在上海的福州路三百弄，他的軀殼雖然結實，可是他爲人很和氣，他拉了六年的人力車，從沒有和人家吵鬧過。九月二十二日的深夜，他的一一七五號的人力車，拉了一個西班牙人名叫賴令奈的客人。客人走入漢口路的安樂宮舞廳，臧大一一子忍耐地在外面。好容易賴令奈出來了，旁邊伴着一個名叫拉乃加的美國水手，臧大一一子高興的向前問，賴令奈要車錢，不料那個美國水手就拔出拳頭，向臧大一一子猛擊。臧大一一子沒有準備，來不及逃避，胸部受重傷，口鼻也打得出血，立即昏倒地上。雖經救護車飛送仁濟醫院，仍因傷重不治，於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五點鐘身死。

出事的時候，眼見毫無努力的苦力，給人家打死，一大羣的向業車夫和路人，都大爲不平，拳大臂粗的美國打手，在極度憤怒的羣衆包圍之下，無從衝出重圍，直等到警察和美國憲兵到場，把打手和賴令奈帶交警局提訊，方才散去。死者家屬已於九月二十六日向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正式具狀告訴，請求驗屍，暫緩其領屍屍體。
社會方面對於臧大一一子案，自然表示着極度的憤慨。上海市總工會負責人水祥雲於九月三十日晨表示二點：（一）司法機關及美軍當局，應依法嚴懲兇手。（二）美當局對被害家屬應予以賠償及撫卹，中國勞動協會理事朱學範也主張依法立即懲辦兇手。此外各參議員律師表示不平的也極多。

縱然這個事情，目前在上海獲得天翻地覆，但只要中美的當局們肯秉公處理，在性質上論，這是一件最易於，而解決最單純的案子。拋開一切政治的作用不談，中國當局如能想到打死人，必須要懲辦的，中國人雖是一個拉黃包車的，隨便給外國人在馬路上打死，也是不能不顧的，能夠這樣地想，中國當局如能毫不遲疑的向美國提出交涉，羣衆方面的憤憤，自然不難消去。美國當局如能想到隨便打死人是犯法的，在中國的土地上，打死中國人，是絕對不是友誼的。能夠這樣地想，美軍當局如立即進行調查，將兇手定讞，向中國民衆表示歉意，那末，中美之間到現在還有很好友誼的存在，一經解決，中國民衆對於美國的不滿，也會消滅於無形的。總之在法律的立場，不要把一些政治的成分，夾在裏面，一反掌之易，這個大案子便可風消雲散。

最危險的是莫過於中美雙方負責處置臧大一一子案的人，懷抱着濃厚的政治上的成見，故意的放在一旁不理，那末這事件有極可能的鬧得愈來愈大，甚至可能的牽涉到國際的漩渦裏去。
別以爲社會新聞不足重視，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一個塞爾維亞人，殺死奧國大公而起的，爲了要避開世界安全及和平之被侵害，我們中國人，美國人，政治家，法律家和新聞記者等，在臧大一一子這案的時候，必須平心靜氣至公無私的認清這是一事件社會新聞，是一事件殺人的社會新聞。臧大一一子是可憐的，兇手是應受懲戒的。但別把一絲一毫私人感情的政治成分放在裏面。

疏散

劉牧芳

警笛翁翁（口旁）地的叫個不停，在市場的人們在睡夢中給它吵醒起來，探照燈高射入雲端裏，像萬道銀蛇般的在閃動，九架日本的轟炸機排成一品「」字形，吼吼地生體在萬尺高的白雲裏，飛旋着在找尋它的目標。

形雲利那間密佈，刺風呼呼地吹，天空是漆黑的，一點星兒都沒有，高射炮如雷貫耳的轟動山岳，震激雲霄。
「大家快躲進家門口避避風去，日本鬼子的飛機又到了。」保安隊的小隊長阿黑踏着脚車四處的叫喊。
男女老幼匆忙地躲進避風室裏。轟沉重的一聲聲震破夜的寂寞，如山崩地裂，萬馬奔騰，孩子緊擠在母親的懷裏，嚇得手足皆冷的死抱住不肯放。

「福哥，你知道這顆彈落在何處？聲音爲甚麼大得可怕？」阿財嫂抱着剛出世未及兩月的香兒，坐在避風室裏的木凳上哺乳，抬頭看見防空隊的站崗阿福踏進來，趕上前很關心的問。
「看起烟的地方，大概是燈塔前吧？」阿福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噍！噍！……的機關槍聲從屋頂經過，他立刻俯躬在避風室裏的沙包底下，像一隻迎神豬般的雙手拚命的塞住耳朵。

這是飛機將投彈前的一種預示，先用機關槍向下掃射，然後飛機降下來。
避風室裏每個人的臉上都發得沒有血色，大家閉着眼睛在靜候命運的決斷，浮宮的婦人跪在地上，嘴裏喃喃不休的誠心禱求神明的保佑。戰爭的時期，人們的性命真是和蠅蚊一般，朝生暮死誰也不知道他的性命會不會到明天？
轟，轟，接着又是一連十幾聲，避風室裏隆隆的震得很厲害；灰沙土紛紛從上面跌下來，弄得個個一團鬼子臉。

「韓利面前的老子放那邊着了燃燒彈，大家快過去救火呵！」消防隊在外面的街上高喊。
「嚇馬第裏面也着了火呵！」又一個在高喊。
「那後面黃尚書府和雙忠廟着了幾顆五百磅重的炸彈，房屋倒了十幾間，死傷數百人，兄弟們趕快過去救救。」
阿財嫂聽見外面高喊那黃尚書府着了火，死傷最多，一顆心兒志志的跳着，臉上浮現出一陣青一陣白；因爲她的丈夫正在黃尚書府對面的一條弄堂裏。

「財嫂，現在警報還沒有解除，你知他抱着香兒預備到那兒去呢？」阿福站在旁邊，看見財嫂神色不對跑到外面去，所以才挺身而阻止。
「福哥！我要到黃尚書府去看一下，香兒的父親這兩天來寄寓在家，我怕他……」財嫂說到一半，便說不下去。
「外面現在非常紛亂！就算你到黃尚書府，也沒有法子進去；何況現在警報還沒有解除呢？財嫂，我勸你還是忍着一氣靜待一回吧！我想吉人天相，財財決不會有甚麼危險。」阿福怕她要去再三的安慰。

「我現在的心跳得十分厲害，所以非出去看一下不可。福哥！我懇求你陪我去吧！」財嫂纏着再三懇情。
這時，在市的房屋在白茫茫的濃煙裏，火藥氣味充塞在每個人的鼻管裏，喚醒了迷夢的每個中華的兒女，深深地對這回抗戰的認識。
半小時後，翁（口旁）——悠長的聲音，警報終於解除了。

「大家快出來呵！日本鬼子的飛機已去了。」保安隊的小隊長阿黑踏着脚車又四處飛跑的叫喊。
「阿添，你看飛機那邊爲甚麼有火光？難道着了炸彈嗎？」阿財嫂踏出避風室後，望見西方一片通紅，回頭問着他的侄兒阿添。
「不，那是日本鬼子的飛機，被我們防軍的高射炮打下來，跌在飛機場對面運輸公司廠裏，十幾輛汽車停在裏面即時燃燒起來。」阿添很得意的說。
「真的嗎？」阿財嫂聽後似乎不大相信。
「我這親眼看見那架飛機，着了我的高射炮之後，機尾冒出黑烟，像流星般的墜下去。」阿添怕阿財嫂不相信，

「這真是報應！」板叔恨恨的罵了幾聲。

東方的天際，一輪血紅的太陽，在黃牛山頭已再再地露出猙獰的鬼臉；遠近的村落，不時傳來驚聲雞鳴，天已亮了。炸後的花市，被毀壞，掩埋，全體出動忙得水洩不通，增加人民對日本法西斯的痛恨，抱持抗戰的決心。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血肉，變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第三八八獨立旅的軍隊，配備着武裝，排成一條長蛇形，在花市的大街上高唱着勇軍進行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保衛我們的山河！」

「大家同心協力參加這全面的抗戰！」

「中華民國萬歲萬歲！」

學生民衆跟在後面喊着口號。

「這些人預備到那兒去？」板叔站在路旁的問。

「聽說我們的劉旅長，今天召集全市的軍民，在黃牛山下的操場訓話。」

阿濤回答。

「甚麼時候？」一個趕路的中年人問。

「上午八時。」阿濤很客氣的回答。

「哦，我們大家應該到那裏去參加，看有甚麼事情？」板叔很熱心的說。

「對阿，大家跟在後面一回去吧！」阿濤回頭看見身旁站着幾個人，像聽故事般的很出神，所以招呼他們一起跟在後面。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保衛我們的山河！」

「大家同心協力參加這全面的抗戰！」

「中華民國萬歲，萬歲！」

學生，民衆，一路行一路又高呼着口號。

黃牛山距離花市二里路程，那裏有個天然的石洞，裏面陳設有石床石椅，相傳是宋朝一位高士隱居的地方；內中非常寬闊，光線由頂面透進來，和外間一樣。

抗戰的初期，劉旅長奉命駐防花市一帶，便利用這石洞作爲旅部白天的辦公地方。下面是一片草地，割草機，後來劉旅長每天親自率領部下的兵丁，費盡半年的辛苦，才將它開闢成一個絕好的操場，所以數年來在這裏不知訓練了多少後備隊和幹部的人員，分散在各鄉工作，增加了抗戰不少的力量，這可以說，完全是劉旅長一個人的功績。

「諸位同志，你們大家都來了，那真好極。現在時候不早，就請劉旅長出來訓話吧。」操場左邊的演說台上，旅部的宣傳部黃主任向民衆致詞。劉旅長出來了，魁梧的身材，強健的體魄，真是十足軍人的氣概。拍下一陣陣的鼓掌聲，使劉旅長含笑頹頹的向民衆點頭，表示謝意。

「諸位同志，昨晚本旅接到防軍司令部秘密緊急情報，說敵艦三十餘艘停泊在北港海面，連日本狂炸店頭及炸彈各處，情形看來，似乎有冀圖登陸的野心。後經我駐北港沿海一帶的防軍六二四團及當地人民抗日軍所擊退，敵艦逃。我們花市距離敵艦僅二三十里路程，如果敵軍衝破北港的海岸線，店頭就大受威脅，我們花市便變成最前線的戰場了；本旅數年前奉命駐防花市以來，蒙諸位協力相助，使地方建設蒸蒸日上，市政也相當良好；本旅能獲得上司的嘉獎和看重全賴諸位協助之功，這一點本旅是非常感激的。現在戰事迫近，我們應當準備，就是疏散物資和疏散婦孺的問題。敵人所佔領的地方，姦淫擄掠，片草不留，爲避免無謂犧牲，與保留物資的安全，我們不能不疏散。希望諸位協力相助，使本旅能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至於疏散的鄉村，本旅已有辦法，

明後大自然公佈。還有一事，凡適齡的壯丁，及曾參加協助政府工作的人員都一律不得擅自離開本土，違者以逃兵論。……」劉旅長訓話後，譚謀謀長和沈軍法處長以及當地的代表都繼續演說。

十二時許，會散了。旅部的樂隊在前頭導民衆遊行，以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旅部疏散的命令和辦法下來了。全市劃分「東南」「西北」兩區。東南區是疏散到銀湖，由銀湖後，西北區是疏散到寨內，及元巷一帶。現在就要預先準備，凡婦孺的一切細軟零碎的東西，這幾天內，就要整理好；如果一聽見敵機警報發出的時候，大家就要集中到黃牛山下的操場上，聽候旅部派人到來調遣安置。

花市連日來，家家戶戶像過舊曆新年一般的忙碌。時局的確是十分嚴重，市區的街道都堆積許多沙包和汽油，假如苦戰是失利的話，當局便決定忍痛的實行焦土抗戰，將汽油點火燃燒起來，剎那間全市化成焦土，敵人佔領後也沒有用處。

不錯，花市已換了戎裝，騎上戰馬，入於戰時的動感。

冬天的黃昏，斜陽在雲端裏，刺人的朔風刮得枯枝呼呼地搖動，地面上不時吹起一陣的沙土。

「嗚——」悠長的警報，像招魂一般的可怕；花市的人們提心吊胆，知道這是預警警報發出的暗號。

「大家快預備疏散阿！日本鬼子今天已在北港附近的小島登陸了。」疏散部的什役阿興沿街高喊。

「明早六時，全市的婦孺都要集中到黃牛山下的操場，聽候旅部疏散主任的分配。」阿興舉了疏散主任王君明的命令，手裏拿着通知單，在每一家的商店門口分派。

街上人聲鼎沸，像晚潮般的熱鬧。

晨曦，幾顆星星隱在淡藍色的天空，花市的房屋籠罩在濃霧裏，黃牛山附近的森林，披上了層層白日的輕紗，太陽還沒有出來，操場上已擠滿了成千的婦孺，靜候疏散主任王君明的調動。

「孩子，媽媽到就要離開你了，你好好留在這兒，協助政府抗戰，媽老了，沒有用，要在十年前的話，我可不願意疏散，還要和你們青年人一樣，在後方工作，以盡國民的天職；可恨日本鬼子害得我們好苦，何時才能出得這口氣呢？」

「媽，你放心吧，孩兒跟隨我們鄭旅長在這裏協助旅部保衛我們的城市，決不讓敵人踏進我們家鄉一步，我聽見我們鄭旅長說，倘若花市不保，劉旅長決定焦土政策，使敵人佔領後得不到什麼利益，媽，像這種對民族，沒有人道的國家，天理決不會容她久長哩！」

「我也這樣想，天下決不會有殘廢的民族能成帝業？何況我國有着數千年悠長的歷史，那能輕易給人征服呢？」

「媽，你的話很對，這回的戰爭雖然使我們好苦，但也給我們很多的教訓，爲反抗法西斯的侵略，爲挽救垂危的中國，任何痛苦我們都能忍受，希望一天能達到最後的勝利；家破人亡到是不緊要，我們編織的山河切不可喪失在敵人的手裏。」

「孩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男子應當如此！」

「媽，你放心吧……」

在操場的桐樹下，那裏坐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年紀不過四十餘歲，在她身邊站着一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他們是母子，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對國家

的熱誠和民族的崇敬。

時候到了，操場上的婦孺分做兩隊；疏散到東南區的集中在左邊，疏散到西北區的集中在右邊，疏散主任親自到場指點。

「諸位，今天我們花市婦孺疏散的一天，希望各位安心去吧，不久自然可以回來；本旅率領部下及民衆誓死保衛我們的家鄉，如果花市有一差二錯，本旅決以身殉職，絕不讓敵人輕易佔領我們的地方。」劉旅長站在操場前很沉痛的向疏散的婦孺及民衆表示他對抗戰的決心。

「好阿，像劉旅長這樣的熱心救國，我們中華民族一定不會亡。」操場上一片警報，響起劉旅長的演詞，接着響聲不絕的表示尊敬。

疏散的號令發了。男女像遊行般的排成隊伍慢慢的從黃牛山後的小徑出發。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變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阿！」

「保衛我們的山河！」

「中華民國萬歲，萬歲！」

保衛團一路唱歌，一路高喊口號，從黃牛山後的小徑帶着一羣婦孺，離開了花市。

劉旅長站在操場前，緊咬住牙關，看見許多婦孺，妻離子散，哭泣不絕的一羣人間的悲劇，任你怎樣的英雄鐵漢，亦不免落下幾點同情淚來！

這是日本法西斯造下來的罪惡，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血的教訓！

雲雲密佈，天空暗淡，朔風吹落了郊外的木葉，腳步激動了遠處的塵沙，遙望小徑出沒的婦孺，使每個中華民族的男兒，熱血奔騰，誓死抗戰……

(完)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爲了忙於校中的教務，眼看著舊曆中秋佳節又近了。在白天，他的手和腦都充分在忙碌；上課講書，批改卷子。這樣，太陽又是落下了。素來他對於教職很忠心，所以校長很厚待他，每個月給他兩百塊錢薪水；一方面爲了他是個單身漢，故特地給他備了一間頗合宜的宿舍房子，讓他住下來。這房間並不大，但也不能算小；在他看來是恰到好處。房內有一個小窗，窗口正對着操場，窗旁有一張長方形的桌子和一張靠椅。桌上正擺着許多簿子及筆墨之類的東西。靠椅後面是一張小床，床頭正向着板壁，上面掛着一些畫片，間有一張女子的半身照片，看去很年青，這就是他已故的妻子。

在晚上，他才有空暇，但他的脚步却很少踏出校門。一夜，房裏的燈光就亮了。這時他正躺在床上，有時看看書，但也不過看幾頁，在沉思裏。每每在睡時，他總會向妻子的照片不時注視，那眼光內充滿着不勝其悲憤的樣子。同時在照片上，不知有多少次曾經引起他暗暗地流過淚。

日曆一天天給撕去，正是中秋前兩月的一個下午，因了一位學生的作文卷，使他不覺有點想起在板城的家來。他不見父母兄弟以及那剛滿七歲的女兒小萍，已經有兩年了。記得兩年前他離開板城的時候，在火車頭送別的那一剎，他們向他揮手，甚至流淚。現在他們不知道究竟怎樣了。雖然他們也時常互通消息，而他那時時時去接濟他們的生活，但他懷念他們的心，却未曾就此滿足。他本想這幾天內進去探望他們，但他所担任的那班學生，這學期來要預備

「傷情」

子修

「孩子，你放心吧，孩兒跟隨我們鄭旅長在這裏協助旅部保衛我們的城市，決不讓敵人踏進我們家鄉一步，我聽見我們鄭旅長說，倘若花市不保，劉旅長決定焦土政策，使敵人佔領後得不到什麼利益，媽，像這種對民族，沒有人道的國家，天理決不會容她久長哩！」

「我也這樣想，天下決不會有殘廢的民族能成帝業？何況我國有着數千年悠長的歷史，那能輕易給人征服呢？」

「媽，你的話很對，這回的戰爭雖然使我們好苦，但也給我們很多的教訓，爲反抗法西斯的侵略，爲挽救垂危的中國，任何痛苦我們都能忍受，希望一天能達到最後的勝利；家破人亡到是不緊要，我們編織的山河切不可喪失在敵人的手裏。」

「孩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男子應當如此！」

「媽，你放心吧……」

在操場的桐樹下，那裏坐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年紀不過四十餘歲，在她身邊站着一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他們是母子，從他們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對國家

的熱誠和民族的崇敬。

時候到了，操場上的婦孺分做兩隊；疏散到東南區的集中在左邊，疏散到西北區的集中在右邊，疏散主任親自到場指點。

「諸位，今天我們花市婦孺疏散的一天，希望各位安心去吧，不久自然可以回來；本旅率領部下及民衆誓死保衛我們的家鄉，如果花市有一差二錯，本旅決以身殉職，絕不讓敵人輕易佔領我們的地方。」劉旅長站在操場前很沉痛的向疏散的婦孺及民衆表示他對抗戰的決心。

「好阿，像劉旅長這樣的熱心救國，我們中華民族一定不會亡。」操場上一片警報，響起劉旅長的演詞，接着響聲不絕的表示尊敬。

疏散的號令發了。男女像遊行般的排成隊伍慢慢的從黃牛山後的小徑出發。

會考，所以不能辭假，由於想念被戒禁的他們，使他也想到他那已逝的妻子秀萍。當他在被戒禁小學教書的時候，他與她是同事，從多接近而自由戀愛以至結合，結婚後兩年，便生下小萍。兩年後她病死了。她臨死時他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她病了三個月，神色已是憔悴不堪，她拚命地喘氣，眼看著自己的病是無望了，她淚水如雨般從乾枯的眼眶中不停往下墜，她叫小萍不要給小萍看見她這垂死的情景；她躺在床板上，氣無力地哀求他，顫抖地說：「不要為我傷心，要好好地把小萍養大，並勸他讀書。」這話就說目了時她只是廿六歲……這事至今想起來，猶使他異常悲痛，結果就是掩面大哭了一場，過了時候方能勉強把哀情壓下去。

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弟弟鍾楚攜小萍從戒禁出來看他。他們給校長領進房子來。這突然的一瞥（目旁），使他悲喜交集，他把他們迎了進來，在他的床上坐下。只見他的弟弟比先前高大了許多，穿著一套新半新的白色西裝，右手牽著小萍。小萍顯然也大了不少，她隨後還帶著兩條小辮子。起初一看見他的父親，遲疑半晌，好像一時提不起記憶似的；然而才大悟，口裏爸爸，爸爸地叫他奔來，他把她緊緊地抱起來，撫摸著她的頭，心裏不覺有酸澀的滋味。他吩咐校役去叫茶買餅，校役拿了餅出去了。之後，他便抱小萍和他弟弟並肩坐在床上，開始和他寒暄。

在他的眼光裏，弟弟顯然是高大了許多，且人也變老成了；當他與他交談時，他發覺弟弟每說一句話或問一句話，事先都要頓一頓，然後才脫口出來，態度又微顯遲鈍，好像顧忌著他的話會說錯似的。他想起他在戒禁的時候，鍾楚還是個十足氣未除的孩子，既頑皮又莽莽，真想不到，短短的歲月竟會使他變成這樣……正在神往的時候，附近茶室的伙計已把茶餅端進來。他叫弟弟喝茶，鍾楚自己已接過茶來一口一口地呷。小萍一看見有茶有餅，很高興地跑去吃，她對於這新來的地方好像一點也不感覺到陌生一般。這樣，他們都各喝著茶，暫時沒有說話。

他一面喝茶，一面開始描，他的女兒小萍跪坐在吃著餅。他想：她這多麼肖似她的媽呀！那一副圓圓的臉，眯眯的小眼睛，小嘴和那那瘦瘦的嘴唇，吃東西時尤其跟秀萍一模一樣的左頰時露出淺淺的酒窩。他愈看愈愛，愈看也愈令他淒然。他以為秀萍的命太苦了。而小萍的臉又如此像她，他擔憂小萍將來的命運也許會跟隨一縷地附進早亡的墳墓……她臨死的時候的情形是多麼淒慘呀！他忍不住想下去了……

良久，他和鍾楚又恢復了談話，但小萍却還在笑嘻嘻（口旁）地吃餅。他問鍾楚關於戒禁內近來的情況，鍾楚遲遲地告訴他說：「父母親他們都是五十開外的老人了。父親身體還好，只是母親近來的身體大不如前，常常會生病。頭髮白了，牙齒也鬆脫大半，稍為生硬的東西，就吃不下去。他們都很想念你。前個月你寄給他們的照片，他們看了都說你瘦了，也比前蒼老了不少；他們還以為在外面做事辛苦。他們老人家叫我告訴你，叫你要常常去看他們。母親會經過地嘆息過，說她年紀老了，恐怕在世的的日子不多；若果你不常常去看他們，以後見面的日子或許少了……我前十多天在裏面找到一個船上的位置，這船據說不久就要開往香港。我本想去這船上工作，但父母親當時却阻止我，叫我不應離開他們，還說你哥既已離開我們，如今家裏只有你可以給我們安慰了。倘若你一走，只須我們想念。也會想死的！找尋歸回老人家還債，也只好放棄行船的想法。今天因為歸回中秋只有兩天，所以他們老人家特地叫我出來，況且小萍也很想念你，所以也一並帶她出來，叫我和你與小萍去過中秋，也在那一天一家團圓團聚……」

這段話使他異常感動，但為了他的職務，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過去看他們的。他把他不能去的原由，回告了他的弟弟，叫他轉告他們老人家，並說他很關心他們。這話鍾楚有點訝異，但也無可如何。父母親素來愛他，他對他們所施與的愛，使他永遠留著極深的印象。記得他在十四歲那年，有一次他生了一場大病，使他們日夜不曾睡覺而為他擔心。他病得厲害，這場大病大有差點無望了。這事他還曾對他相對人說過一場……事隔隔了多年，但在他的腦海中仍然極深刻地留著記憶。這次他不能回去，跟他們在一個過中秋而給他們一些安慰，使他非常抱憾。晚上他特地帶弟弟和女兒去快樂世界玩。他來這地方只有兩次。而鍾楚帶小萍却未回來。

他們雇了一輛汽車到快樂世界的門口下來，那炫耀的燈光，自門口內射出，引誘得鍾楚小萍兩人不禁發呆。一進場，一排排的商店、戲場、茶攤、歌壇、酒樓，甚至舞場風聲在眼前。中間傳出各種、同的音樂。一來一往的人很多。這在戒禁城裏少見；尤其是住慣了那地方的鍾楚與小萍，更從無見過此等熱鬧場面。小萍被爸爸牽著手，時時轉過頭向這邊看看又向那邊看看，那充滿著好奇的滑溜溜的小眼珠，不停地在四周轉動。他們三人在場內兜了個圈子，繼而便進「璇宮」裏去喝茶。「璇宮」的歌手，正在很賣力的向顧客演唱。

他的心，暫時給音樂溶解後半靜靜，只見他的弟弟，也在那兒出神，小萍這時特別高興，他對這新奇的地方及事物覺得神往。九點鐘他們就回來。這夜他讓弟弟同小萍睡在他的床，他自己用藤席墊在地板上睡。

次日早，鍾楚就與小萍回戒禁去了。他也不再挽留。只是小萍不肯離開他，她說爸爸既然不回去，她也不回去。他極力告訴她，說等這寒暑假放假後他才進去看她，還說了一大堆安慰她的話，無奈她老是不肯。最後還放聲大哭了出來。他看見她的哭臉，就立刻心軟，結果也給弟弟硬硬地拖出了戒門。他呆呆地看著他們的背影，倏忽消失，彷彿還隱隱地聽到妻遠處地在哭泣的聲音。上環鐘在他的耳際隆隆地響……太陽的光線，也同時射在場場上。卅五，十，十六日。

失業

霖 莉

無情的曠曠，高掛在空中，射出強烈的光芒，把整個世界的苦力們，晒得透不過氣來；大家為了性命的生存，不得不忍著飢渴，在牠的神威下，拚著命地掙扎。

在一間黑得無底的室裏，雖然是白天，室內的一切，既看不清，室內的一盞油燈，整日夜不斷地點著，放出微弱的光線，靠著它，才能辨出室內的一切。

一陣小孩的哭聲，打破了整個室裏的沉靜。「喂……媽！我的肚子餓呢，快給我做飯吧。」明兒哭著向他的媽要吃，真的現在快到中午了，從早上他還沒有有一點東西下肚，怎叫他拖著肚腹嘔嘔呢？

「明兒，別哭了，再等半個鐘頭，飯菜就可好了，你切莫哭喊，等會吵鬧你的爸爸，他是會向你發脾氣的。」亞清聽著明兒哭喊，連忙從廚房跑進來，把明兒拖了出去，他深怕明兒的哭喊，會吵到裏面亞清抄抄的工作，所以逃走拍拍他的肩膀，叫他莫再吵鬧。

近幾個月來，亞清叔委實費了許多，整日的躲在室裏，想著頭，不斷地擰著一支筆桿，在寫他的文稿，這文稿幹下去，明知對於身體上的健康，有著很大的阻礙，但是為了生活的壓迫，為了三條性命的存在，他是不能重視這點，毫不猶豫的把這重擔負起。

「不到一會，飯菜煮好了擺上，大家圍著一張桌子吃飯（這張桌子亦就是亞清叔的寫字檯）。狼吞虎嚥地吃著，甚麼話也沒有。吃了一會兒，還是亞清先打破這個僵局，她笑著向亞清叔問道：「清，你近來寫的稿子，可有登載出來沒有？」

「唉！登載出來，哪會這麼容易，投稿的人又那麼多。我現在連自己共寫了多少篇，也不知多少，已登出來的，還不是僅僅兩三篇，到了月末的結算，至多也不會超過幾十元罷了。」亞清叔搖著頭，說到這裏，臉上現出了失望的苦臉，更顯出他的憔悴。

「照這樣繼續下去，咱們怎能再維持呢？」亞清聽完了丈夫的話，她也感到眼前離離重重，每天一開門，柴、油、米、鹽、醬、醋、菜，單靠著一月收入的稿費，是應付不了這些，還有三個月房租未付，鄰家娘（二房東太太）已經來催討好幾次了，虧得她，還算有一點憐憫心，不然的話，早已已經滾蛋了。一幕幕的關景，不斷地映在她的目前，她覺得茫無一切，以前滿腔的熱望，現在都給她失了望了。不過在這失望的當兒，她還具有一點希望，她又向她的丈夫提議道：「不然的話，你就別再寫下去，另找別的工作，我想一定能夠過活的！」

「另找工作幹嗎？我又何曾不這麼想！不過現在的商業，還未曾踏入正軌，工廠還未開工，樹膠園，黃梨業，礦業，都沒有興工；每天，在烈烈的陽光下，你不是可以看見許許多多的勞苦的工人，圍站在勞務局面前，要求政府給他們（她）們工作做嗎？說起來咱們這比他（她）們幸福得多呢！」亞清叔又連想到另外的一個人了。

是的，世上就有這麼不平等的東西，看來，天公好像專和咱們窮人開玩笑，偏偏給咱們吃著這個苦。」亞清聽了不服氣地又想到天公的不是了。忽然的他又想到一樁事來：「清！你可以要怪我了，早上你的朋友S福來找我，他說他做工的行裏，新添了不少的「巴士」車，並且還開一條路線，因此需要許多工作人員，所以特地來告訴你，別錯過這機會。不過有一件事是不能思議的，就是：他的頭家，不，是頭家的兒子（少爺經理），因為頭家老了，把行裏的全權，都托給這位「少爺經理」一手管理。聽說這位「少爺經理」有一種固執的怪癖，故此指示你一切，然後叫你親自向這位「少爺經理」要求工作。」

「真的嗎？」亞清叔高興得跳起來，「那麼我們今後不必憂慮了。咱們應該感謝S福兒的恩惠，至於那個怪癖的「少爺經理」，咱們亦不必管這些，因為許多有錢有勢的公子少爺們，他們從小不曾受苦，哪會知道工人的苦痛……」

第二天的早上，天還沒亮，亞清叔很早就起身，洗臉後，很快地趕到S福兒的工廠去——T, K, Y, 巴士公司。因為太早，S福還沒有來，一會兒S福來了，亞清叔忙跑過去，攙著他的手道：「S福兒，你真是一個好人，我不知道要怎樣謝你好！」

「呵！你必這樣，像我的友情上，還用得著謝嗎？」S福連忙地歡道：「現在還早呢，咱們且到對面咖啡店去坐一坐。」

難民圖

林如夫

(為駐申荷屬難民而作)

暮天老是憤怒的翻着臉孔，
嘴角邊纏掛不住一絲的笑意。

整天啼哭的濛雨，
淋透馬路像條及綫。

顯然象徵着不祥之兆。

× × × × × ×

當夜神吻着街市，
離碼頭咫尺之外，

偶然停泊一艘難民的小汽船「利巴威」。

堤岸上飄蕩的電燈，
竭盡自己的棉力，

遞給得離離一線微光。

× × × × × ×

街上的行人，
都向碼頭方面急歸，

爭購這些瘋狂的憎恨那暴戾的印尼。

× × × × × ×

馬六甲海峽澎湃的波浪，
激着兩艘載滿三十九個難民的帆船。

宛如浮萍般在海中飄流，
「天又一天。」

× × × × × ×

他們在等待命運的支配！
受盡四日五夜的顛簸，

老弱的婦孺們，
早已昏倒在船面上！

嬰孩嗚咽的啼泣，
和着船旁浪花怒擊的聲音，

織成一片悲天憫人的交響曲。

× × × × × ×

是在一箇炎熱的下午，
一艘迴返馬六甲的小汽船，

忙著拯救着難民她們。

當忙市上的僑領替她們辦妥登岸手續之後，

一輛裝滿難民的騾車，
直抵中華學校臨時的難民室；

接着慰問的慰問，
贈送而來的着大不乏人。

× × × × × ×

事燈初上的時候，
一輛警着國旗的市虎，
停在中華學校的草坪上，
難民首次領略領事的官廳；

旋即於華商俱樂部樓上，
由許領事再三叮囑備胞，
用光和熱贈出一個難民救濟會。

× × × × × ×

森州福利部主任贈送了許多奶粉，
柔撫着受難者創傷的心弦。

來人的縣長也來慰問，
醫生每天親臨診察，
大家流着着人間偉大的愛！

× × × × × ×

海峽的海風呼嘯着，
像是一衣帶水，
一邊是同情的交流，
一邊是殘暴的相仇，
誰能動撤去這矛盾的鴻溝？

月球旅行記

Cyrano de Bergerac 著
吳少 譯

(一) 飛到月球

經過了許多次的試驗，我造成一種飛行機器，坐在那機器上面，我大膽地掠過一座山嶺，直向空中挺進。過去，我未超越半哩以上的高空，機件就告損壞，把我拋下地來；這次，使我又驚奇又興奮，不但不會下降，且繼續地向着靜穆而充滿了月色的天空上升。大約過了四十五分鐘

的光景，我升得更高了。突然，我覺得體力的重心，似乎移到了頭部；我已不是安靜地上升，而是顛倒着月球下墜了；接着，我撞到了樹木，擦過那掛滿着柔葉的枝蔓，跌在一片軟綿綿的綠茵上。

我置身在一個恬靜幽美的林野中，鳥兒唱着清脆悅耳的聲調，樹葉兒也像黃鶯一般的曼舞輕轉，綠茵上綴滿了不知名而可愛的小花，吐出令人心醉的清香。聞了那種香氣，我好像恢復了二十年前的青春活力；稀疏的灰髮，換上了茂密的棕色的波狀髮，額上的皺痕，呈現出飽和的玫瑰色；全身的血液，迅速地循環起來，給我帶來了年青活躍的生命力。

林野的四周，闕無人跡，我正在苦惱徘徊之際，迎面來了兩隻巨獸，約莫有十來呎高，一隻實實然向我走來，另一隻却反身向樹林深處狂奔，不一會，帶來了七百餘的回聲。牠們漸漸走近了，我才發現牠們是一大羣人形的動物，像巨大的狍子一般，用着四肢行走。牠們看到了我，發出一種歡呼，為首的一隻，捉住了我的頸項，把我反背在他背後，一直向前奔馳。到了一個城市裏，看見許多壯麗堂皇的建築，才證明了我的猜想的錯誤。這些四腳的動物，原來是巨人。他們看見我用兩腳行走，都不相信我與他們同樣是人。他們認為我是一種沒有理性的動物，商議把我送給他們的皇后，因為她是很喜歡搜集一些新奇怪異的動物的。

這一切，當然我當時絲毫不能領悟。後來我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去學習他們的語言。月球上的人，通行着兩種不同的語言：一種是貴族化的，另一種是平民化的。貴族的語言，像音樂，無疑的是一種悅耳的曲調，他們尚且能用琵琶或他種樂器來互相傳達意思，當作語言。

當他們二三十人圍聚在一起，商討問題時，即組成一個莊重和諧的樂會，進行辯論，他們能在樂聲中發出意思來。

平民的語言，却是運用全身各部的肌肉來表達，固定的動作動作，能構成一篇完整的言辭，譬如搖動一隻手指，一隻手掌或手臂，能表達出我們所需要說的一千多字。他如前額的一縷，肌肋的一顫，也都應互相傳達意思。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必須裸體，才能使各種動作明顯而易於鑑別。當他們熱烈商談的時候，簡直像是一羣被大熱症所使喚而震動的野獸。

那首先攫獲我的人，並不即刻把我送到皇宮去，他每天下午帶我到各個宮中家裏去，讓他們欣賞，他因此得了不少的酬報。我被逼着跳舞並裝做鬼臉，以娛一般被邀來看新奇的動物的滑稽表演的客人。

有一天，當我的主人拉着我頸上的繩子，叫我站起來娛樂觀衆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挨近我的身旁，操着嚴肅的問我究竟是甚麼人。突然遇見一個能同我互通聲氣的人，我快活的甚麼似地，把如何從地球飛躍而到月球上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

「我還不明白，我說，」當我的飛行機器必然損壞而下墜的當兒，我如何能首月球飛來！」

「這是很容易解釋的，」他說，「你已經飛進了月界的範圍，月球有一種吸引力，能在人身上的脂肪部分發生作用。我也是當被吸來的，像你一樣，在月球上我也可算是異鄉之客。我出生在地球上，生來就帶着愛遊遊的性癖，我喜歡到每一個行星上去探險。我曾經遊歷過歐羅巴洲的一部分，同好幾個名人談過話，我相信那些人的名字，都是你所熟悉的。還記得在古希臘時，我曾經一度贈於人口地被稱為蘇格拉底之魂。」

「說起來你是一位聖賢了！」我驚異地喊道。

「是一個兩難，」他答道，「我是地球的人們中的一份子，我們記着聖賢，女神，妖怪，神仙等名詞，把人類生命，散播在地球上。可是後來我們脫離了這個世界，當他在奧克斯圖統治下之時，你們的民族，變成和部與亞森，我們再也不願意同他們相處，此後，我就住在月球上了。我覺得此地的居民比地球上的居民開化得多了。」

「不見得吧！」我喊了出來，「看他們是如何地看待我呀！簡直把我當作野獸般地看待。我敢斷言，如果他們之中，有一個科學家旅行到地球去，一定會幸福地受人歡迎。」

「我懷疑，」他說，「也許你們的人會把他殺了，製造成標本，裝進一個玻璃瓶，陳列在博物院裏。」

(二) 恥辱之衣

談到這裏，我們的談話就被我的看守者截斷了，也許他發覺觀衆對我們的談話，感覺好似豬叫一般地乏味，所以他拉動我的繩子，命我無聲地跳舞，直至使觀衆們笑得

擲着肚皮。

第二天清晨，我十分高興，那月球的人打開了我的樊籠，把我背走了。

「我已報告過月球之王，」他說「他命令帶你到宮裏去受博學的醫生檢驗。」

我的同伴四肢着地，像狗馬一般地迅速奔馳，一會兒，我們抵達了另一城市，就停留在一間小旅館裏用早餐，我跟隨他走進大廳坐下，一個侍者走來問我要用甚麼菜色。

「先來一些兒湯！」我答道。

話才脫口，就聞到一種沁入肺腑的肉食的香味，我站起身來，想追尋那肉食的由來，却被我的同伴止住。

「你要走開嗎？」他道，「用你的肉食！」

「肉食在那兒？」我問。

「啊！——他回答道，「這是你到月球以來的第一餐，你要知道，這裏的人們，是單靠吞嚼肉食的氣味而活着的。精巧的月球式烹飪法，就是用瓶收貯肉類的香味，到了人們要用膳的時候，只依次第開了許多個瓶蓋，讓顧客們聞得滿足了食慾為止。」

「那確是一種巧妙的食譜，」我說，「可是，我却擔心着會發酸呢！」

「呵，不會的！——他說，你不久就會明白的。」

一個人可以用鼻孔吸收滋養料，其效力與口吃是同樣的。」

果然，經過了十五分鐘，閉了幾種瓶蓋而閉了的氣味，我感覺他地站了起來。

下午，我被帶進王宮裏去，被月球最偉大的科學家檢驗。雖然有許多人向他描述我的舉動，但結果還是被他斷為奇獸，重新關進牢籠裏。國王，皇后以及其他其他的朝臣，每天都消遣了許多時間來觀察我。我在那月球的人的幫助，我很快學會了他們的音樂化的語言。這引起了他們很大的驚訝，有些人已相信我是人，而是因營養不足，以致發育不全身體衰弱的人。

那些博學的醫生，再度檢驗我，因為我仍不能用四肢走路，所以斷定我是一種能言而沒有羽毛的性靈。因此他們就安置了一枝竹竿，讓我棲息，代替了我應有的溫暖的床。皇后的朝臣常常來吹着曲調，教我學習，這時，我漸漸進步了，能講出清晰的語言，使得那些朝臣，都紛紛議論那博學的醫生，說他的觀察錯誤。有一個皇后的侍婢，不但相信我是人，而且對我發生了愛慕。她常常偷偷地跑到我的牢籠來，聽我講述世界上的各種風俗習慣，與娛樂之事物。她感覺津津有味，同時要求我在可能回到地球去時帶她同走。

當我受醫生檢驗的時候，我會說說明他們的世界，這是一個月球；我來的地方——向來被他們認為月球的，纔是真正的世界。這話引起了他們的憤怒。但我的朋友——日球的人——却勸服了月球之王，許我脫離牢籠，而命我

自收回那說。我被穿上一件華麗的外衣，扶上一輛美麗的皇上的遊行車上，由四個穿着武備的親衛，帶我到城市中心去，命我作如是之宣佈：

「百姓們，我向你們宣告，這個『月球』不是月球，而是『世界』；我來的『世界』不是世界，而是『月球』。這是上議院所公認的，亦是你們所應該相信的。」

那日球的人扶我下車，迅速地帶我到附近的一間屋子裏，卸下了我身上華麗的外衣。

「你爲甚麼這樣做？」我說，「這是在月球上所見到的最華麗的衣裳。」

「這是一件恥辱之衣，」我的同伴說，「你今天只受了應受的最低的侮辱。你犯了驚人的罪過，不曾被判『老年人死刑』，實是莫大的微倖！」

「老年人的死刑？」我問。

「是的，」我的同伴說，「普通的一個月球上的人，活到了他自己感覺已失去了身心的活力時，他就設法逃避一切親友，當眾聲明他對生活及事業如何地絕望，然後要求大家允許他離開人世，假如他一生的命運不佳，大家必命他再活，假如他一生很好，他的秘密的朋友就吻了他，而以一種短劍刺入他的胸膛。」

「說着，屋子的主人走了進來，我的同伴立刻用四肢站立，向他行了個謙恭的禮。」

月球上有兩種城市，一種是移動的，一種是固定的。在移動的城市裏面，每間房屋都是用輕便的木料製成的，安置在一塊四角裝着巨輪的木板上。到了大家要移居到海邊或森林裏去調換空氣的時候，大家都坐在他自己住宅的屋頂上，作樂團的行駛，一齊向新的地點出發。

在固定的市鎮上，每間房屋，從地窖以至屋頂，全用粗硬耐用的螺絲釘貫通着。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使房屋升高或降低。地窖的深度，正和房屋的高度相等，冬天的時候，將同建築物都可降到地平線下，春天仍可旋去螺絲釘，使之升高。

爲我們逗留的那間房屋，翌日即欲開始旅行，我和我的同伴就被屋主邀請住宿一宿。主人請了一位醫生，請他指示應該給我的食品和我睡覺的褥。

「我可並沒有病！」我對日球的人說。

「假如你病了，」他回答道，「他們可不肯你請醫生，在月球上，醫生可不肯人治病，只是指示人家爲何保持健康。他們也是地方的官吏，每日到各住戶視察一次，幫助居民保持他們應有的精力。」

「我希望，」我說，「你能指示主人給我吃十二隻烤白蠟，而不是開開其味。我喜歡吃些實際的東西，換換口味。」

他告訴了醫生，醫生的指示，主人拿了一把蠟燭，

(三) 月球奇觀

引我走進他的花園。

「你所說的是不是那種鳥？」他指着一大羣正在高唱入雲的百靈鳥問道。

我回答說，他苗(目旁)準了一槍射去，只見有三十隻百靈鳥跌在我們的腳邊，不但已死，且已去了毛，調了味，烤熟了。

「你看，」主人說，「我們在與藥裏混合了香味以及其他藥末，只須把這些化合物射去，不但可以殺死鳥獸，同時加以烤熟。」

我拿起一隻來嘗試，實在的，我不曾在世界上嘗(口旁)過任何食物，烤得這般美味可口。

用完了我的晚餐，我被引進一間小房間，裏面鋪着約有三尺(口旁)厚的香墊。——月球上的人常睡在那又厚又軟的香花堆裏，那是由醫生們每天替他們選擇的——四個僕役進來，替我寬衣，柔軟地擦了我的四肢并全身，一會兒，我就酣睡了。

第二天清晨，月球的人喚醒了我，對我說：「我知道你是渴望着回到地球去，去敘述你在月球上所經歷的一切新奇怪異的事物。你試消磨一二小時的時間讀讀這本書，我將預備一切，送你歸去。」

他放在我手裏的一本書，是一種奇異的物體。他是一部裝滿了精細鋼簧的一部機器，看起來像一個新式的鐘。要讀時並不用眼睛，而需用耳朵。解動其中的一條鋼簧，牠就會像人一般的講話。他正講述着月球的歷史，我靜靜地聽着，直到我的同伴走進來。

「一切都準備好了，」他說，「你要降落在地球上的哪一部份呢？」

「意大利！」我答道，「那將省去我的旅費和麻煩，而到羅馬去遊一趟——那是我期望着要去旅行的一個城市。」

那月球的人，用兩臂抱着我，迅速敏捷地從月球上升起，通過了交界的虛空，頗爲粗率地把我拋落在最近羅馬的一座山頭，當我回過頭來想謀止他時，他已無影無蹤了。

天才軍事家——隆美爾

江崇彪譯

譯自九月份英國文摘

四年前的那個七月裏，我們在中東的地位幾乎被一個個過去十六個月內曾屢次破壞我方軍事計劃的對手所推翻。

這個可怕的對手是在一九四一年的三月間突然在水不線上出現的，那一年的冬天，英軍在非洲一連打了一場場復使人感到興奮的勝仗。意軍在埃及的企圖早在大沙漠中遭到擊潰，而進犯的部隊也被迫出賽林納加以至於最後全部被消滅。

當時一般人都期待期望着英軍於短期內進佔的黎波里，進而完成對意屬北非的征服。就在這時候，外間傳來一些不甚爲人注意的報導，說是一小支德軍裝甲部隊已開抵的黎波里，企圖營救它那已告日暮途窮的盟友。

這消息傳出不久後，英軍的前哨部隊便突然遭到一陣狂風暴雨似的坦克攻擊。在短短的一個多星期內，全部的英軍便被驅出賽林納加，朝着大沙漠中敗退回去了。

事後才獲悉負責指揮這股風暴似進展者，原來是個相當年輕名叫隆美爾的將官。這人先前曾做過希特勒的私人參謀，後來又在征服法國一役中領率過一師裝甲部隊。

隆美爾勝利之特點是他的這些勝利完全是以劣勢的兵力，並且是在沒有制空權之下達成的。在軸心和盟國間的將領中，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曾在同樣的條件下獲過勝利。隆美爾統率下初期的幾個英軍將領可說是例外，然而他們的勝利都是從意軍手中獲到的。

顯然的，隆美爾也有他的弱處；不過在對抗一個佔優勢部隊時，只要稍爲失慎，就會造成失敗的結果。反過來說，一個擁有優勢兵力的將領，他難免重傷，但總還能夠有效的將這些弱處遮蓋起來。

跟部士運特和蒙特兀馬利兩人比較起來，隆美爾較爲明顯的缺點是他對於戰略執行上的疏忽傾向以及對於細則的缺乏周至。他同時也不會分派權力。這缺點深深激怒了部下下的重要將領。他不但什麼事情都想親自做，並且也要親臨各戰地。因此，他常跟總部失却聯繫，而每當他的參謀部爲了某種軍事正當他的決定時，他却駕着軍車在戰場上周圍奔馳。

在他方面講來，他却具有一種神秘的敏巧。他常能及時地出現於某重要戰地而予某種行動以一種決定性的推動力量。對於那班富有經驗的低級軍官們，他常賦予他們許多發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這是一般注重資格問題的將領們所萬萬不肯容許他們的。因此他得到一般年青軍官們的崇拜。

他不單是十分勇敢，而且也很富刁滑。他在戰場上常有的特點就是他那運用坦克的方法。他常以坦克做做去誘導英軍坦克隊進入那些佈滿着坦克防禦的陷阱。就這機他非精巧的把防禦武器跟攻擊武器配合起來。在這次大戰的進行中，這種「隆美爾戰術」一直爲各國軍隊採用着。

以戰略家而論，他的缺點嚴重地抵銷了他的敏巧與勇敢；以戰術家而論，他的品質足以遮飾他的缺點；以司令官而言，他的領導能力和推動能力的特巧配合，却又加上他那水銀似的性情，他常會在歡樂與憂抑之間變化無常。

一九四四年，他以駐防於英國海峽沿岸用以對付德軍進攻的德軍總司令身份重新出現了。在這裏，他對於兩個

我走進他的花園。

「你所說的是不是那種鳥？」他指着一大羣正在高唱入雲的百靈鳥問道。

我回答說，他苗(目旁)準了一槍射去，只見有三十隻百靈鳥跌在我們的腳邊，不但已死，且已去了毛，調了味，烤熟了。

「你看，」主人說，「我們在與藥裏混合了香味以及其他藥末，只須把這些化合物射去，不但可以殺死鳥獸，同時加以烤熟。」

我拿起一隻來嘗試，實在的，我不曾在世界上嘗(口旁)過任何食物，烤得這般美味可口。

用完了我的晚餐，我被引進一間小房間，裏面鋪着約有三尺(口旁)厚的香墊。——月球上的人常睡在那又厚又軟的香花堆裏，那是由醫生們每天替他們選擇的——四個僕役進來，替我寬衣，柔軟地擦了我的四肢并全身，一會兒，我就酣睡了。

第二天清晨，月球的人喚醒了我，對我說：「我知道你是渴望着回到地球去，去敘述你在月球上所經歷的一切新奇怪異的事物。你試消磨一二小時的時間讀讀這本書，我將預備一切，送你歸去。」

他放在我手裏的一本書，是一種奇異的物體。他是一部裝滿了精細鋼簧的一部機器，看起來像一個新式的鐘。要讀時並不用眼睛，而需用耳朵。解動其中的一條鋼簧，牠就會像人一般的講話。他正講述着月球的歷史，我靜靜地聽着，直到我的同伴走進來。

「一切都準備好了，」他說，「你要降落在地球上的哪一部份呢？」

「意大利！」我答道，「那將省去我的旅費和麻煩，而到羅馬去遊一趟——那是我期望着要去旅行的一個城市。」

那月球的人，用兩臂抱着我，迅速敏捷地從月球上升起，通過了交界的虛空，頗爲粗率地把我拋落在最近羅馬的一座山頭，當我回過頭來想謀止他時，他已無影無蹤了。

重要問題的意見與邱士達特以及總師部發生了衝突。邱士達特和總師部固執相信着侵略的主力部隊將從波河與加萊間的狹窄海峽渡海過來，而隆美爾當時却認爲中陸軍半島將爲聯軍的進攻目標。

第二個衝突點是關於應付侵略部隊的方式。邱士達特贊成採取一種基於深層防禦而繼之以最後反攻的守候戰術。

隆美爾，一反他在非洲的習慣，却主張在靠近海岸的前方地帶與侵略部隊進行鬥爭。事後有人責難他，說他企圖在諾曼底橋頭陣地堵住聯軍而致用盡了德國的後備兵力。

然而照實的情勢觀察起來，德方當時的唯一希望完全在於在起時就制止聯軍的侵入。如果他們的採取守候戰術，則結果他們所對付的總反攻也將遭聯軍壓力的空軍力量所粉碎的。這也就是隆美爾所以主張採取那另外一種計劃的理由。

在德軍內，聯軍攻勢的壓力終於迫使隆美爾與邱士達特不能不一致了。他們兩人都認定他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停止應戰而退到後方的陣地去，好在那裏重新整理他們的部隊。

可是希特勒却下令禁止任何退却。過去隆美爾是希特勒的寵兒。(據說他的引起希特勒的注意是在一九二二年，當時他領導着納粹黨的衝鋒隊，以殘暴著稱。不過這事情似乎雖然是一種傳說而已。)可是現在——一九四四年——他覺得希特勒的寵愛跟他自己軍人的判斷是爲不能相容的了。

憑着一種奇特的勇氣，他公然向他部下宣示，說德國的唯一出路是生擒希特勒，然後再向聯軍求和。七月廿日發生的暗殺希特勒陰謀，他在事前當然也是知道的。

在這暗殺案未發生的前三天，隆美爾正坐着汽車沿着諾曼底一條公路駕駛時，突遭盟方飛機的俯衝掃射。結果他的車子傾覆了，他本人被拋出車外，跌破了腦袋，奇巧得很，這件事終結他一生軍事功業的意外的發生，是在一個叫做聖佛，蒙特瓦馬利的鄉村。

他似乎很快的就告辭，並且已經開始在調養，然而到了十月間，德方却公佈了他突死的消息。因爲他反對希特勒，又因爲他不顧忌地吐露他的心緒，所以關於他的死，許多人都懷疑是真正出於自然原因的。

聯合國會議在舊金山召集

伍拾國代表的永遠和平計劃

原文載美國 Victory 雜誌
林 國 譯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美國總統 TRUMAN 代表美人民，歡迎聯合國組織國際關係，並對各地

方渴望和平者說：有和平的組織將在舊金山成立，九星期後這會議才完成他的工作，當它產生的憲章固然不可稱是完美的，它將擴充和改善在進行的時間中。

這組織在戰時有很好的成績，當憲章批准後，聯合國將繼續他的工作。

它們將接受負責新世界組織會員之職，此種職是聯合國，

他們在這裏對於國際關係各種雜誌的出版，將有總會相助而他們將允諾合理的真諦和國際的法律，並提議觀察人權的權利和各種基本自由。

由於仔細研讀組織的條約，它的價值是世界和平的功具，是值得贊揚，根據在一九四四年春季，在 Dumbarton Oaks 作試驗的計劃，有提議六個最大的組織：總會，安全院，經濟和社會院，委託院，和國際公理法庭和秘書。

總會每年開會一次，除非有特別召集，而聯合國會員必須出席，每一會員國得一選舉票，特別的，這總會是世界集會所，自由討論關於憲章範圍內各種問題或事務，這範圍大於在 Dumbarton Oaks 的範圍，這討論的範圍僅限維持國際和平和安全問題。

這總會將有權力控訴各刊物物它的利益範圍，它可以創立保衛各種條件，有危害及全體安全，和報告於聯合國會員或安全院或二院，答覆此報告，安全院必將其作爲呈於總院，總會的好反應或不好的反應將爲世界意志的嚴重的表示。

這總會雖然最低限度是一監督的機關，它有偉大的權力；在此權力中，有充納新會員加入聯合國，有建議停止會員有違憲章原則，和選舉世界組織的重要職員，這裏處理領事秘書長；六個安全院暫時會員，這總會有管理此組織的經濟預算。

聯合國這機關，是特別計劃維持世界和平和安全，安全院，因而說之，是可以採納無論何種步驟而使世界安全，因爲它的責任非常重要，只有幾個星期的討論，便把多數關於它的問題，完全解決，在這討論中各代表都把種種提議和反駁提議細檢一遍。

依照明吧改的計劃此會議同安會院有十一個代表；其中五個是永遠會員：是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和法國，他六個是由總會選舉，二年爲限。

此院將在指定總部內繼續他的工作，每一會員國得一選舉票，無論手續如何，十一票中有七票此提議便可以實行，關於多數各種問題，七票包含五個永遠會員是必要的。

在另一方面說，這選舉的方式，是給與五個永遠會員一種權力，禁止強迫的舉動，和一種判決權，而使爭和和平地調解；但是這五個之中其一個是屬於爭和方面，他使失掉和平判決的選舉權力。

當這討論達到判決的階段，另一種(呀打)方式(呀打)條約的說明，呈現於會議中——就上述禁止權力，和包括在安全院所討論的禁止權力，判決；俄國政府通告他的代表對於此問題作和調態度，爲這會議的成立；此個說明是不動的，照樣，代表合同的基本附帶消除，和呀打(呀打)方式的說明，如初次的敘述，是採納。

安全院的責任是維持和平安全，可能檢考爭執，作和平調解的條約；促進經濟，社會外交對於進攻國的壓迫，和採用一種步驟來維持安全，如這方法，對於對敵舉動的舉發失去效力，或作他繼續進攻的行爲，這院有權號召國際軍隊而對付此進攻者，他已聲明曉得；以此目的，聯合國每一國必派一定的軍隊和物資給與安全院，這院附設軍事委員會負責計劃世界範圍戰略。

那一個國家負有此大戰爭的責任，和有權力指毀將來的侵略者，都將在安全院裏，雖然在它們中間有不同意見，好像聯合國一樣，但經過此會議他們已經團結一致；因爲每一國都願意爲大眾利益而退讓，聯合國團結一致的問題戰爭問題，已在不斷的提議會議，經濟會議，教育會議，及勞工和各種國際利益等中等表示，但在舊金山，對於政治水平的一致是最難得和存在。

安全院在許多方面有寬大的精神，例如：它不能麻木聯合地方會員的自衛動作，比如 Dumbarton Oaks 安全制度，每一國國家自衛自己的權力已憲章裏表示，若果軍隊是用來自衛的，那末國家採用這方法是須要調整它的地位，和證明他的動作是否依照聯合國的目的，地方的分都是希望它們能守世界一部分的秩序，和依照他們自己規則，在可能範圍內和平地調解當地的爭執。

安全院當局也不阻止它單獨對付它的敵人；如俄法聯盟對付德國，再者此院將給與聯合國請求軍隊作軍事行動的選舉問題的機會，在供給的情形下，他們是須要或否，和怎樣。

對於 Dumbarton Oaks 的經濟，社會聯合的提議的處理，在舊金山有圓滿的進展，這裏討論聯合國問題，和考慮經濟，社會院，是這組織的機關，吸引大眾的注意到這部的憲章。

經濟和社會院，照它的名詞，是關於商業，交通，和人類關係的事情，簡而說之，它的目的是追求戰爭基本解決，它現在已經明白了，是在國家的經濟社會生命上。此院有十八個會員，由於總會選舉三年有限，將有廣大的研究和創立，監視在他們範圍裏混亂的中央和緊急報告恐怖的發展於安全院，這可以消除政治情形的變動。

願及在舊金山會議所採納的，世界範圍的經濟互助和社會互助。在一九四三年呼喊着組織世界糧食及種種機關，是廣克世界經濟，使世界人民有購買力就維持他們

討論的結果產生寬大的憲章

適當的食料，這組織他的功作是和經濟社會院相等的，另一個是 World Bank 和在 Bretton Woods 一九四四年提創的固定資本幫助，穩固世界貿易，恢復被毀地帶的商業，和提撥廣大的經濟發展。

經濟社會院及特別國際機關，當它與聯合國有關係，它將有權力干涉各國的內政。有了聯合國的合作，此院就成爲制約的機關，對於商業，貿易，通訊和意見，每一會員國都得到各人的經驗和習慣的利益。

聯合國第四主要機關，是國際公理法庭，有政府無聯合國會員，可在新法律條件下，由總會規定案件決定成一派。現在的法律不同於舊世界法庭的，主要的因是美國協保，照歷史性來說，美國對於審判國際糾紛的態度是有興趣的，就早在一七九四年，在巴黎條約中美國新組織政府對於世界公斷的原則簽押，在十九世紀美國是一個黨做過六十餘的公斷，在一八九九年美國代表在 巴黎 第一次會議中推爲設立國際法庭，孤獨的傾向，在戰爭前阻止各國的參加，沒有人懷疑的，新國際公理法庭是美國的支配，它的接受不祇是證明各國的國際外觀，也是遺傳傳統的規則。

永遠安案處的職員，將爲會員國代表根據廣大的地理基本補充，並有一總秘書所稱，這總秘書長將爲世機關的首要執行者。

這會議裏一個最困難的問題，是關於憲章裏所需要規定條件，和信託任務的首要而固定的制度，某種管理基本原則已成立，國家負責管理無自治政府管理的地方及殖民地，將爲此而束縛，再者，管理的國家必依照當地條件在他們所轄下作報告。

這會議創立一種國際信託制度繼續前命制度，這是關於有合同付託的地方，合同的作用是這些地方有直接關係的國家，這制度的基本目的，就是包含政治的嚴重聲明及經濟，和信託地方的社會上人民的福祉。

這憲章可說是格外完備，但他並無是一個結束，總會是在十年中召集會議一次，檢閱憲章，確定在這次戰爭中的侵略者不許加入聯合國，直到他們證明他們自己對此信任是值得的，他們非得安全院五個永遠會員一致介紹於總會，他們將不許加入。

憲章是要呈於伍拾個聯合國的國家批准，他們將必依照他們自己的憲法方法進行，同時預備委員會及總部在倫敦開始整理新世界機關的功作，若果此憲章得到安全院的永遠會員和多數發押國的批准，那末第一次歷史性的聯合國總會可在本年年舉行。

這個國際組織會議，無同已前的和平計劃院，它是在戰爭中發現和舉行，它在規定世界憲章的成功，是非常堅結和有意識過於各種國際條文，它的效果如何，是依照每一個聯合國的國家無論大小繼續合作。

這小小的典禮是表示此集會的特質和偉大的功作在舊金山的戰爭紀念館 Dumbarton Oaks 裏，坐在箱裏

在舊金山的戰爭紀念館 Dumbarton Oaks 裏，坐在箱裏

及空樓上的來賓，都是聯合國會議的全集會議，是現代歷史上最大國際會的一覽。

在這裏都是從各大國的首相，外相及外交家，代表余世界大多數的人民，有許多是說國語和譯員；但這裏的空氣好像不正式，可是最低限度這此的精華典禮，是會開關的特別，在紀念日（Peach Blossom）時，裝有一幕旗幟表示參加的國家和四根柱表示四種自由。

這會議是採用五種主要語言：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中國話。等等，日常翻譯和解釋的任務，和用這些言語譯成世界憲章，是它主要的功作。

整日的通訊員，攝影員，都到舊金山會議，它進展的詳細即由對美國人民報告，及傳播於世界每一個角落。

(完)

我的太太

井參加爾奧斯基蘭姆
白 英 譯

她名叫彩雲，是一位高瘦的女孩子，我們的相遇是在我進北平燕京大學念中文的時候。我雖然至今還不太明白她對我的印象是怎樣，但我們卻是在初次見面時就一見鍾情的。

我想，在世界上極少有一對青年，會像我們一般在戀愛期中遇到這麼多障礙的。我的家裏有許多長信給我，叫我不要和一位外國的女子結婚，而彩雲的父親也告訴她，他不贊成她嫁給一個外國人。

我以前並沒有拜訪過中國人的家庭，所以當僕人引導我經過那曲折的庭園到費先生的書房裏去見他的時候，我的心房直跳個不住。他穿著一件細長衫，當他與我握手和敬茶之後，便開始像演講一般地對我說了一篇關於中外聯婚的危險的理論。

「在東方人與西方人之間，存在着絕大的異點。」他以大學教授的神氣對我說，「那些把兩者聯在一起的人，便只有自討苦吃，所以中國人反對中外聯婚，而外國人也有同樣的顧慮。」

我很想反駁他，但是他的理論却又又是那麼的合乎邏輯，簡直使我幾乎要相信中外聯婚實在只能帶來不幸。

「我都知道在理論上你是對的。」後來我辯說說：「但是我們不啻人家對我們的印象是怎樣，我們所須要的只是結婚。」

但是彩雲那時還只有十八歲，根據丹麥的法律，女孩子在二十一歲以前沒有得到父母的允許是不能自由結婚的。

彩雲的父親從那時起，便禁止彩雲與我相會，而我的父親却把我送到美國去學習新聞學，我們的家庭都希望我們的愛情會因此而冷淡下去，但是事實上却完全相反，在離別的三年當中，唯有增加我和這個在北平等著我結婚的

女子的熱望。我畢業後，便以一個戰地記者的資格回到中國，而她也來這等著我，在愉快到廿一歲的生日前，她從家中跑到上海來。

我在三年來所夢想最愉快的一天，終於到來了，在到了廿一歲的時候，我們便實行結婚，雖然丹麥的領事起先是反對我們的結合，但是他終於給我們證婚。

在我們結婚的最初幾個月，我們的生活真是非常的美滿，但是慢慢地我們就覺得有些不易應付，我們四週的人，第一個給我們打擊的便是我那個所謂「熟識中國」的叔父，他是非常反對我和彩雲結婚的，我的妻聽見我向他叔父，所以也稱他叔父。

「下次別再這樣稱呼我了！」他大聲地說着，便跑開了。

這個給彩雲巨大的打擊，使她開始注意到我們四週不愉快地監視我們的眼光，在中國的外國人，都不贊成中外聯婚的，所以在社交上，我們一向被人們冷淡着。

後來，我們意外地接到了費先生的來信，他邀我們到他家中去住幾個月。

「但是他只在幾個月前才失去他，」我對妻說：「他一定會恨我的。」

我的妻對這事並不在乎，她說：「以前他是想阻止我們結婚，但現在他已成了，他當然也想了你一些。」

我的岳父到車站來接我們。

「你們會來，我實在快樂極了。」他說：「他也不再提起反對我們結婚的問題了。」

岳父把我們，園中一所精緻的房子給我們住，那是一所，有一切中國建築美觀和裝有新式家具的小房子，我們洗過了面後，便跟了一個稱我做二姑爺的僕人去見彩雲的祖母。

她是一位舊式的中國婦人，小腳，不認識字，她很和善地問了我許多關於我家庭的問題，我立刻便覺得她是喜歡我的。

我從沒有看見過像這樣一個美滿的家庭，每一個人都是那麼有禮貌和善地把我當做他們家中的人一般看待。

當我們要離開的那一天，我覺得實在比我在丹麥離開我自己的家時還要難受，當火車快開行的時候，岳父這樣地對我說：「我的家是永遠歡迎你們來的！」

我們的性情相差得很多，她是一位有耐性，溫和和信從命運的人，而我却是一個暴躁的人，所以我們不久便發生了第一次的角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我可不能記得了，不過我却是像平常一樣的大發脾氣，我叫她立刻進來，她並不照辦，於是我便更加暴怒地大聲咆哮，她卻一聲不響，只拿了我一本新近才完成的原稿。

「你再多叫一聲，我便把它燒去！」她說着把那本稿子拿近火爐旁邊，我怕我動日的工作，會付之一炬，於是只好假意息怒，口角也就這樣結束了。

「下次不用再向我大聲叫喊了，」她說：「一個男子不能管制自己的火氣，實在是很難堪的，你想想看，假使我和你一樣，我們不是會打起架來嗎？但是這又有什麼用呢？」

她還有一般中國人的忍耐性，並不喜歡歐美人的匆忙的動作，說到忍耐性，這真是中國人所特有的本能，例如在中國西南方面，他們竟能赤手空拳地在高山峻嶺上建築飛機場和公路，在歐美這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事。

當我們結婚了數年之後，我們都有一些想得到一個孩子。當他生出來後是個女娃的時候，我們更加歡喜了，因為我們知道這血脈的女性是比男性來得容易生存的，我們稱她做妹妹，她有母親的容貌，但即也有父親的樹髮和大耳來。

當彩雲教會我中國人的禮節之後，我便覺得很容易和中國人接近了，他們對於有禮貌和誠懇的外國人，永遠是那樣的親切，所以當我將離自由的中國到美國時，我一直愛慮着，美國人不知會不會像中國人接待我一般地接待我的妻。同時我也擔心在美國我們將怎樣處理我們的生活，因為我們既不能每日在餐館用飯，又無能僱用一位僕人，而彩雲却連煎一個蛋也不會。

到了美國後不久，我們便在「布洛」島上租定了一間小房子，整理房子的工作，便讓我的妻擔任，我開始專心著一本書，第一天早晨，當我一早起來，要去預備早餐的時候，出於我意外地餐桌上，已經安置好了，在一分鐘之後，彩雲便搬出了火腿蛋，烘熱的糕和麥片粥。

「我正在學習了，」她羞怯地說着，並給我看那本烹調術指導，「你試着味道怎樣？」

那火腿實在燒焦了一點，而麥粥又忘了放鹽。但是能夠吃到自己烹調的東西，也是另有味道的。在以後的幾星期中，她學會了做一切我喜歡的菜了，並且我教說她已能做得和我媽媽做的一樣好了。一天當我妻竟能親自替我預備一桌請六位來賓的晚餐時，我覺得實在是很自豪的。

最先露上的居民都對我們抱着一種誠懇的態度，他們從不曾見過一個中國人，更不曾有過一個中國人和他在一起。在我們所到的每一個場所，都看見人們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一天彩雲開始和一位每日發牛奶給我們的農婦談話，當他聽到我的妻用美國腔調說英語時，她不禁驚異非常。高聲的喊道：「你說話也和我們的一樣啊！」

於是她便留我們在她家中用晚飯，當他的家裏發見彩雲也像他們一般的吃晚飯時，他們都自由地和她說笑了。

很快地在布洛島週圍的世界裏，誰都知道彩雲和他們並無異處了，很多的家庭請我們去晚飯，就是陌生的路人也微笑着跟我們打招呼。彩雲用她的感化力，使島中的居民對中國人的觀念根本改變了，他們再不敢說「支那人」，而稱彩雲為「年輕的中國小姐」。至於我，他們則稱我做

「一位中國少女的丈夫」。

一晚在一個宴會上，一位年老的農夫把我拖到一邊。

「你有一位溫文的太太，」他說：「但是當你和她談了一會兒的話之後，你便會忘記她是一位中國人呢？」

我知道彩雲得到他們的歡迎的，而彩雲也很願意住在這個島度中，種族的觀念永遠也不在這兒存留了。

有些時候，彩雲卻很煩躁和嘆氣，我知道她是在想念中國的。

「我也說不出甚麼道理來，」她對我說：「我總感覺生命在中國好像更有意義，這裏的人，一天匆匆忙忙地，好像完全不懂得去享受目前的快樂，他們好像是在為將來而「活」的。是的，我也覺得在中國實在有一種安閑的美感——那裏的人們可以坐着喝茶，談心，可以享受目前的快樂。」

現在戰爭結束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北平的家中。

(譯自前導週刊)

投稿簡約

- 一、本刊以自由公開之態度，無黨派門戶之見，歡迎下列各項作品：
 - 甲、論文，小說，詩歌，戲劇，翻譯，散文，小品，……等。
 - 乙、有關於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教……等之研究及討論。
 - 丙、各地方風俗人情及新舊傳說之報導與論撰。
 - 丁、科學智識及工藝製作等之介紹。
 - 戊、攝影，漫畫，木刻……等。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并加標點，勿用鉛筆，勿一紙寫兩面。
- 三、來稿請附填姓名住址。如係譯稿，請詳列原作者姓名及原文之刊名日期地點等。
- 四、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長篇附足郵資者可預先聲明)。
- 五、來稿以未經發表者為限，刊出之後，概以現金致酬。
- 六、如有意見，歡迎函詢。當公開答覆。
- 七、來稿請按址書明寄交「南洋週刊」。

南洋週刊 第九期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二日

出版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

發行 新加坡羅敏申路四十五號

每冊零售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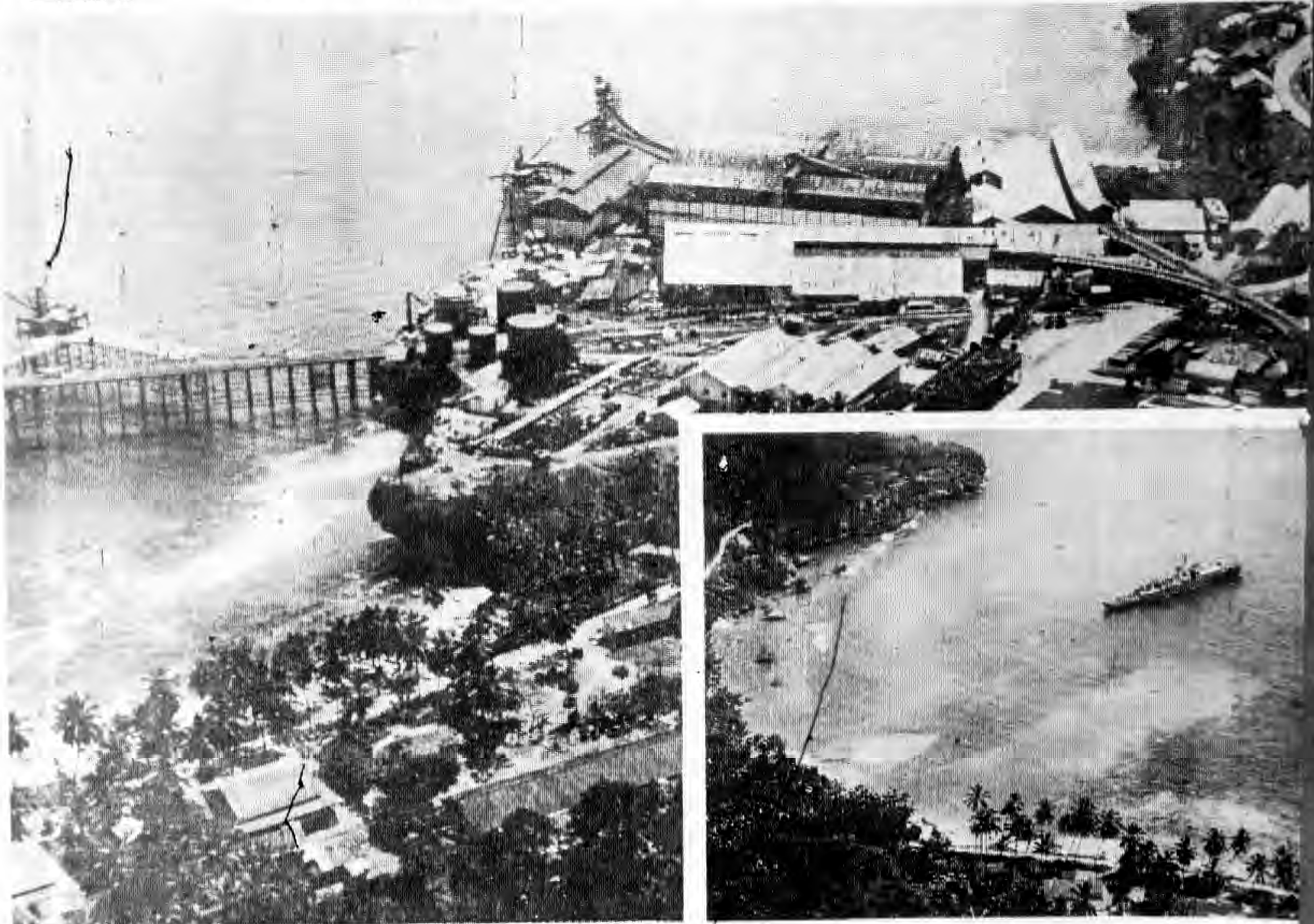
可可島

可可島距離新嘉坡約二千哩，位於印度洋中，氣候優美，風景宜人，梯山航海，別有天地。該島及聖誕島今列入新嘉坡管轄，最初發現該島者，為羅斯氏，其父經商，不幸失敗，彼於一八二七年，代表東印度公司由格爾蘭前往，且自爪哇攜有多人同行，因即居留，今及五世，其第四世，已於一九四四年逝世，因傳位於第五世，第五世為約翰絲羅斯氏，今甫十八歲，即為可可島之主人。初在英國求學，不久將回可可島，上圖為可可島主島上一回教堂，下圖為海邊風景，均別具風味。



聖誕島

聖誕島富有大量磷酸鹽，戰前曾有磷酸鹽之設立，每年輸出量約二十五萬噸，大多供給印度以製作肥料，今後將增至四十萬噸。南澳洲西部以作肥料，對於增產之重要，有此磷酸肥料，澳洲之麥，將加速生產，上圖為該島碼頭之磷酸鹽廠，下圖為英國艦隊之基地。



幽佈 楚翹場藝游洲星 皇建
雅置 界世樂快麗築

仙	如	體育館	綠	香
境	臨		樹	花

辦主會進促育體 內 華中半時七晚每

賽環循球排籃女男

台二第	廳舞樂快	台一第
表演 妙齡女郎	舞夜... 每晚八時至十時 舞茶... 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六時 票舞... 每元四張 客座：舒適 舞孃：多艷 音樂：精靜 舞池：新型 國香衆人如，中其身置 宮寒廣似遊，舞伴腰纖	變幻離奇 莫測 非非魔術團 每晚 更換節目
集合 全星 馬來 劇員 馬來 歌劇團		

貴李 館相影 七一街廣豆路馬大坡大 店支 新 快 大 世 樂 世 界	茶苦堂修誠 (內界世樂快) 飲請 觀音山救苦茶 濟光氏鑑製 舖在牙羅律七十七號	院戲大樂快 場四夜日映起日一月一十 一力 七 一三 二 刻時 刻時 刻時 時 英 中 雄 小 國	院戲大榮光 日三至日一月一十 場兩晚每 半時九●半時七 片事戰國中 潮 反 梅 攻	室髮美宮白 (內界世樂快) 技男 地 佈 術女 方 置 老理 涼 美 到髮 爽 麗	家酒大國中 台歌一第門入界世 表演晚每 笑滑 妙 清 劇稽 舞 歌 一 設 並 一 隨包 社 結 意辦 團 婚 小延 宴 禮 酌席 會 堂
--	---	--	--	---	---

家酒同大 (內界世樂快) 二 八 零 七 話 電 歡 招 天 雅 隨 滬 社 結 迎 呼 台 廂 意 粵 團 婚 光 遇 茶 雀 小 時 宴 禮 顧 到 話 局 酌 菜 會 堂	司公貨百豐民 2A內界世樂快 正 歐 巴 中 庄 美 黎 西 藥 化 上 日 料 裝 等 常 俱 用 香 用 備 品 水 品 歡迎光顧 (報週影電華中理代)	室啡咖利勝 折七價照資茶員球排籃體開待優 (色 特 室 本) 招 中 冷 羔 樹 花 佈 廳 待 西 熱 啡 下 邊 置 場 週 音 俱 洋 談 小 華 宏 至 樂 備 茶 天 飲 麗 闊
---	---	---